

# 日本南進政策與菲律賓

姜季辛

## 一 日本勢力侵入菲島的由來

在日本南侵的毒牙既已深入越南，其凶爪正對着荷印，並準備進犯泰國（暹羅）緬甸馬來亞甚至印度和澳洲的今日，所有英法荷葡諸國在遠東的屬領沒有一處不是牠所急圖侵略的目標。日本朝野的一般論調，不但絕少否認該國對於上述各地懷有政治和經濟的野心，而且附和軍閥所倡的「大東亞新秩序」極力鼓吹將上述各地編入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內。日本七十五屆國會中關於南洋的議論如是，近衛再組閣後關於對外交策的聲明又如是，而最近日本各著名雜誌報章中的言論，亦復如是。在目前日本對於南洋各地，只是對菲律賓的態度較爲穩重謹慎，未敢任意狂吠，所以世人往往以爲牠對菲島或無重大的野心。

其實，日本在南侵的「大陰謀」之下，牠不但絕未放鬆菲島，而且牠爲侵略菲島所用的「工夫」，比對南洋任何地方爲深。牠在菲島政治經濟上的勢力，也比在南洋任何地方爲大，而牠暗中侵略菲島的歷史，也較對南洋其他地方爲久。追溯現代日人勢力侵入菲島之淵源，到現在已有四五十年之歷史，而近年南洋各地日僑的總數四萬五千人中，居菲島者將近三萬，殆佔總數的大半，這一點也足夠說明日人侵菲的努力。在十九世紀末期，日人入菲島者漸衆，因當時日人曾佔我琉球，並謀我臺灣，故使統治菲島的西班牙當局大感不安，及美國領有菲島以後，因廣築道路，需要多數勞工，又鑒於前在美國加尼福里亞州任勞役的日人，頗能耐勞吃苦，且善於服從命令，故於二十世紀初（一九〇三年）招僱日人二千五百名赴菲築路，但其後年

餘，築路工事完畢，日勞工無川資回國者，多流落於馬尼刺一帶。恰巧當時有流浪於澳洲木曜島已久的日浪人太田恭三郎到菲島創設雜貨店，因資本甚少，難望發展，他目擊失業在菲島的日勞工甚衆，於是報請日政府資助，由他集合多數日工遠赴菲島南部民達諾島（Mindanao 譯民蘭妣）的納卯州（Davao 即大服省，並有譯達伐柯者）爲開始在納卯墾植的美國人服役，遂使此等日工在菲島獲得長久生存的據點，並立下今日日人在菲島飛黃騰達的根基。

太田自一九〇五年七月開始率領日工七十名到納卯後，便依日政府的指使圖謀收買該州的土地。一九〇六年一月太田賄通該州某區區長，買得該區土人的土地若干畝，全用日資日人而墾植，惟未幾經納卯州長察覺，便以外國人無權購買土地爲由，將其沒收。但當時如依菲律賓的公司組織法而成立法人團，雖屬外國人，亦可在菲承買或租用官地一千零二十四公頃。因此，太田又於一九〇七年夥同日工頭五六人，組織所謂「太田興業有限公司」購買一千餘公頃的土地。自此以後，因太田等人之巧於經營，而日政府復力加指導和資助，遂使結集於納卯的日工日形增加，至一九一二年爲數將近千名。

總之，在美人未招僱日勞工往菲島築路以前，居住菲島的日僑人數有限，其力量亦不足道，因一九〇三年美人招募日工之故，不但使大批日本勞工得以蜂擁入菲，而日商之赴菲謀生者，亦隨之激增。假使美國領有菲島以後，不向日本招募勞工，則今日菲島的日僑，決不至有三萬之衆。但美人之招募日工入菲，雖爲日本勢力入菲島的開始，究非日人在菲得勢的主要關鍵，蓋如日政府對於日僑不力加資助和指使，任彼輩個人的能力而活動，則日

僑之在菲島亦決不能造成今日令美菲兩國均感不安的情狀！

## 二 日本對菲島的經濟侵略

日本對菲經濟侵略的「順利發展」原和其對馬來亞與荷印各地一樣，於一九一四年第一次歐戰發生後開其端，到一九二九年以後則更爲猛烈，至其對菲施行經濟侵略的方式，也大體和其在荷印及馬來亞各地相同，一方面向菲島大量傾銷劣貨，同時又向該地農林、礦業、漁業各方面厚植其勢力。在菲島尚未與美國脫離關係的今日，日本對菲的貿易額，僅次於美國而高據「第二位」，美國對菲貿易因無關稅的阻礙致在數量上超過日本，但日本對菲貿易每年出超甚鉅，而美國對菲貿易則每年入超五千萬元，可見日本在菲島所獲經濟利益實較美國爲多。況且，日人在菲島農林、漁、礦等生產部門，均握有極大的勢力（詳見下文），而菲島輸美的貨物，實限於農、林、漁、礦等產品，故美國對菲貿易入超之五千萬元中，其大部份乃屬於日人的利益。

日本輸往菲島的劣貨，以棉織品爲大宗，其次爲絲織品、紙類、陶瓷、銅鐵製器具以及其他日用品，特別是日棉織品近年（七七事變前）在菲暢銷，其數量佔菲島輸入同樣物品總額中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逐漸壓倒了美國的棉織物。一九三二年輸入菲島的美國棉布爲一萬萬六千六百萬碼，日布僅佔二千一百萬碼，但一九三三年因日布輸菲者增至三千五百萬碼，輸菲的美布即減至八千七百萬碼，一九三四年日布續增一躍而達七千六百萬碼，是年美布減至六千九百萬碼，竟較日布爲少，而一九三五年日布輸菲者竟達一萬萬碼，更有將美布逐出菲島市場之勢（據日「中外商業新報」記者飯澤章治一九三六年遊菲島後所著「南方發展與菲律賓的經濟價值」第八章「對日本之貿易狀態」）。

近年日製劣貨在菲之暢銷，除由於成本低微與日幣貶值的普通原因外，尚有兩種特別原因：第一「一九一八」事變以後，日僑因不堪華僑抵制劣貨的打擊，乃着手自營零售商店，以直接推銷劣貨。第二，因日本對菲加緊政

治進攻，菲島土着爲日人宣傳所麻醉而購用劣貨者漸多，馬尼刺市的某些大街，近年日人商店林立，都藏垢納污似的堆滿「劣貨」。一九三六年秋參加日新聞記者團體遊南洋之八並璉一所著「南航片見」言其在馬尼刺乘汽車時，菲籍汽車夫指其衣服對諸日人說：「這是日本所製」，他們進跳舞場時，菲籍舞女也指其所佩「假珠」首飾向他們說：「這是日本所製」。這些情形不但說明了日人在菲島推銷劣貨的努力，也正是菲島若干土着被日本宣傳所麻醉而樂於購用劣貨的反映。

菲島的物產，以農產居首位，其次如森林、水產、礦產等等，亦均極豐富，主要的農產中，砂糖、馬尼刺麻與椰子合稱三大出產，實「農業國之菲律賓」的榮枯所繫。在這三種主要農產中，除砂糖業外，日人均佔極大的勢力，尤其是麻的生產，約有百分之六十七操諸日人手中，全非椰子的生產亦有百分之三十六爲日人所經營。菲島的林產，乃僅次於農產的重要產業，但目前的木材企業大半操於日人手中，外銷的木材輸往日本者恆在百分之九十左右。據拓務省（殖民部）一九三五年的調查，日本在菲島所設大規模的木材公司已有六所，其中有幾所且係三井、三菱、兩大財閥所竭力經營者。日人在菲島所佔森林面積達一百七十餘萬公頃，三井公司且備有巨輪多艘，經常載運所伐木材直接裝運大阪、神戶、名古屋、東京等地。在日本自南洋輸入的木材總量中，菲島的木材恆佔其十分之六，乃至四分之三，由此一端，即可看出日本對菲經濟侵略的大量收穫。

在菲島次於森林的產業爲鑛業與水產，日人對於菲島的鑛業，近年已開始作廣汎而積極的侵略，正已走進發展的階段。日人或以菲日合資的方式在菲採掘金、鐵、錳、鉻等鑛，或以包銷的合同大量收買其產品。一九三五年，日人在南北加馬利勒斯州（Camarines Norte）鐵鑛獲鐵三十五萬噸，運回日本，一九三六年運日之鐵，增至五十萬噸（據前引飯澤章治著述中所記），而一九三八年更增至九十餘萬噸（據美國報章的記載），依此種激增的趨勢推測，在一九四〇年以後，其數量必超過百萬噸。一九三七年菲島錳砂的產量爲一千二百噸，其四分之三運往日本，一九三八年產量激增，則全部被日人運去。至於菲島的水產業，近年來已完全被日人所獨佔（據

日記者猶伏清所言，在馬尼刺一地的日本「廣島」縣漁夫，約有千名之衆（據日記者飯澤一九三六年視察的報告），在納卯州的日本漁民，亦多至五百名（日記者猶伏清一九三六年的視察報告）每年日人在菲撈獲的漁類，恆在一百五十萬噸以上，約值菲幣四五十萬比索。

菲政府近年禁止外人在菲購買鑛山，限制外國漁人在菲使用三噸以上的漁船，其用意原在防阻日人侵奪該國的鑛業與水產。但狡詐成性的日人，卻有法術避免非政府的禁制，對於鑛業，他們勾結親日的菲人（多爲西班牙系的菲人），依菲島現行「公司法」之限制（菲人資本佔六成以上，外人資本不超過百分之三十九），與之合股創設公司，由日本信用放款公司貸款與此等菲人充股本，再用公司的名義，收買鑛山從事採掘。對於漁業，他們也間或施行前述與菲人合股的辦法，組織漁業公司，但大多數係收買菲人爲日漁船的「名義主權人」，用以向菲官署登記，每船每年給菲人以菲幣十比索的報酬。因日人慣於以狡詐手段迴避菲島的法令，故在菲政府的禁制下，日人對菲島鑛業、水產的侵略，依然順利進展，呈一日千里之勢。日記者飯澤章治曾說：「將來在日漁人之操縱下，廣設日菲合辦的公司，在菲島沿岸及遠海的漁業，將因罐頭工業的開辦而推廣銷路，固不待言，即造成與日北洋漁業並駕齊驅的盛況，也並非難事。」這可以說是日人處心積慮以「侵略菲島水產」的自供。

### 三 菲島內的「小日本」——第二僑滿

自日浪人太田恭三郎於一九〇五年糾合失業日工多人至納卯州從事墾植後，因植蔗的收穫良好，加以日政府極力鼓勵日資本家踴躍投資，致日人前往該地耕種者源源而來，而在第一次歐戰中馬尼刺的銷路陡增，蔗價飛漲，尤使一般日人樂於對納卯投資或前往耕耘。在歐戰告終的一九一八年，日人在納卯所設農墾公司達六十六所，佔有耕地四萬公頃，農業移民且突破了「一萬」的龐大數字。

歐戰告終以後，蔗的銷路銳減，蔗價慘跌，致納卯的日僑難於繼續經營，

紛紛歇業回國，一九二三年留居該地者，僅餘二千六百餘人。惟自一九二四年起，蔗價回漲，該地日僑又漸增多，不數年即恢復歐戰時代之數目，而一九二八年以後，其人數和產業的增加，且已超過歐戰中的繁榮時代，造成更優越的景象。其後雖以受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蔗價復跌，致日僑於一九三三年由一萬三千減至一萬二千七百餘名，稍呈衰微之勢，但至一九三四年，蔗價再度回漲，而日政府對於海外移民的獎勵資助，更加積極，納卯日僑於是又告激增，造成第三次的繁榮，計是年增至一萬三千餘人，一九三五年增至一萬四千，一九三六年更增至一萬五千，每年約增加千名之衆，今日當已突破二萬的紀錄。

納卯州面積爲七千四百八十六方英里，較日本的四國島稍大，該州的「耕地面積」現約十一萬公頃，其歸日人耕種者竟已超過半數，約有六萬公頃，其中蔗山佔五萬五千公頃，椰子園約佔五千公頃。此種土地的所有權屬於日人所有者計有十分之六，其餘部分名義上雖不屬日人，而日人卻以狡詐手段，違法佔有納卯全州人口約二十一萬人，其中除日人約佔二萬外，另有菲島土著五萬六千餘人，係日人的「直接僱工」（據一九三六年菲律賓前驅日報 Phil Herald 的統計），完全依賴日人而生活，若將此等僱工的家屬計入，則在經濟上依存於日人的菲民，爲數不下十萬。日本駐納卯領事館及納卯「日本人會」所宣布的數字，雖僅列直接僱傭人數爲二萬一千，連同家屬合計約爲四萬餘人，但據日記者古澤磯四郎一九三六年的記述，當時自他州移往納卯的菲籍勞工，平均每月達千數百人，殆全爲日人蔗山所吸收（見古澤著納卯州實地視察記）可見日領事館及「日本人會」所宣布的數字，必與事實不符。

納卯州位於民達諾島的東南納卯灣之濱，而該灣水深港寬，適於巨輪停泊，爲菲律賓羣島中的「第四商港」。因納卯日僑衆多，日製劣貨紛紛經納卯灣入口，汎濫於納卯全州。同時，日人在納卯所獲農產木材等物，亦均由此輸送日境或運銷他國。此處距日本委任統治地的帛琉島甚近（六百哩），由此至帛琉島或臺灣以及日本國，均有定期輪船行駛，出入此港的日輪與美輪爲「二十五」對「一」的比例，平均每週約有日輪二三艘出沒其間。

119062 納卯市的一切景象，都帶日本「風味」，而州內各處，甚至深山幽谷間，且均有象徵侵略的「紅色膏藥旗」飄揚。初履其地的外國人，如非入口時見有「美菲國旗」並懸的海關，和非島警察，必視該地為日本領土。

近年以來，納卯全州的主要生產事業，如漁業、蘇山、椰子園、森林、鑛山等，殆已均為日人所壟斷。日人在該州所設各種公司、農場、銀行、礦務局、學校、報館，均由日政府派員管理，一切自具規模，與在日本本土所經營者無異。日人在該州所設小學，多至十餘所，在學日童約一千二百名，每年具有適齡的兒童約五百名入學（據前引古澤著「實地視察記」）。那些小學的教師，都是日政府選派的師範畢業生，所以他們的教育方針，也與日本本部的小學無異；惟於灌注所謂「國體尊嚴」與「日主神聖」的麻醉藥外，並施以「以南侵先鋒自任」的興奮劑。

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菲島前驅日報（Phil. Herald）的社論中云：「納卯在日本勢力支配之下，已屬毫無可疑。日本支配了全州一切產業，該州在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一切活動的分野，都是日本的勢力。納卯的日本人，悉由日本產婆的手中出生，受日本的教養，信日本的宗教，穿日本衣服，吃日本飲食，用日本語言，被僱於日本公司，老死時，並由日本人手中埋葬。但該地非人的生活，卻與之相反：他們多半是日本人的僱傭，其生活資料完全操縱於日本人手中。因此，僑居納卯的日本人，實無異生活於其故里，相反的，該地的非人，則宛如遠適異邦之日本。從社會及經濟的角度觀察，日本人實最可怕的人羣。納卯雖係美菲兩國旗幟下的一幅狹小地，卻無異於日本的領土。」這一段文字，描寫了日人「在納卯州的勢力」的輪廓，由此不難想見日人在該地的一切活動與企圖。美國國會議員亞力山大前此視察納卯所發表的觀感，亦謂該地日人「正經營着事實上的獨立國家」，殆與菲前驅日報的論述完全符合。近年關心此等事情的美菲人士，均指該州為「小日本」或稱之為「第二滿洲」，且亦有稱為「南方滿洲國」或「納卯國」（Davaokuo）者。近年以來，除菲島勞工外，凡美菲人士前往該地遊歷或視察者，均須將其目的預為通知駐馬尼刺及納卯兩地的日本領事館。一九三六年菲總統奎松（Mamnel Louis Quezon）前往該州視察，且亦如此。

日人現在納卯所耕耘的土地，有一部分（約十分之四強），顯係違反菲島現行的土地法（此等土地，半係菲人向菲政府承租而轉租日人者，半係日人以「包耕」名義而使用菲人向政府承租之土地）。菲島一般愛國人士，咸主張依法立予收回，藉以遏止日人勢力的繼續擴大。故菲政府農商部及國會中常有關於納卯日僑「土地問題」的討論。惟以國會中親日議員頗衆，當從中阻撓；而東京政府及駐菲日領，復屢向菲政府施以恫嚇，致困於「恐日病」中的菲政府當局，迄未依法執行使納卯的日人勢力依然扶搖直上。菲島現行法律，原禁日人在菲新置田產。但日人常串通菲島的不良「土著」為之收買土地，每年以土地收入的百分之十為酬。或則娶菲女為妻，用妻名購買土地，至產業發達後，即拋棄菲婦而保留土地主權。菲島法律中對於家庭內土地的交換，並無限制的規定，故日人得以騙有此種土地。在美菲官民咸感「納卯問題」之嚴重，常圖予以調整的今日，而該地日僑勢力的發展，卻未遭受何種阻礙，日僑之慣用欺詐手段，亦不失為重要的因素。

#### 四 日本對菲島的政治攻勢

日本之存心侵略菲島，原早於謀侵南洋其他各地；甲午戰爭的結果，日人既奪我臺灣以為南侵的據點，菲島因距臺灣最近，故早已成為日人南侵的第一目標。及第一次歐戰爆發，日人攻佔德領米克羅納西亞羣島（即「南洋」諸島）後，在地理上，菲島更已陷於日本勢力包圍中，惟因日人素懼美國，所以一切侵菲的毒計，只在暗中進行，力避與美國發生正面衝突。迄無像其最近對越南或荷印的橫蠻行動。在前次歐戰期間，日本各色大小間諜紛紛赴菲島，企圖煽動菲土著發動獨立戰爭，俾收漁人之利。但日諜宣傳聯絡的結果，認為是項謀難於成功；於是，由一名流間諜「岸清」博士會同其他日諜多名，秘密報告日首相大隈重信，並建議以相當款項向美國購買菲島。此秘密文件的全文，曾由在日僑某團體服役之某菲人獲得一份。該青年除將原文送菲律賓自由新聞（Phil. Free Press）外，並曾繕錄一份寄交菲島駐美國專員，即現任菲總統之奎松。自由新聞當時以此事關係重大，未

便即予發表；但近年因納卯州日僑勢力日大，日本侵菲的種種陰謀，已多為美菲人士所揭發，該報始於一九三〇年十月十八日將其披露。

是項秘密文件中說：「美國自一八九八年領有菲律賓後，菲島即成為美人政爭之焦點……美國目前係由民主黨執政，該黨素反對帝國主義及門羅主義。威爾遜總統及民主黨其他領袖，甚至若干共和黨要人，均不滿意於現行之殖民政策，並主張放棄遠東之殖民地……吾等今欲建議於「首相閣下」者無他，即由政府向美國交涉，付以相當之金額，自美國購買菲島……日本購得菲島，為利極大，菲島距臺灣僅六十三哩，日本實有謀買之必要，況且加羅林羣島，既入日本手中，目前大局，復使日本痛感「南進」之必要……菲島如為日本所得，則亞洲大陸之沿海，即有一串緊密相接之「日本島嶼」為其屏障，北起琉球，南迄加羅林羣島，中國之領土完整，然後可保（？）東亞之永久和平，亦得實現（？）……吾國現已佔有加羅林羣島，縱對美作戰，亦不難獲勝……然如能以和平方法向美國購得菲島，美日雙方均蒙其利，豈非更善……」文中所述各種情節，雖在目前看來，已屬無關宏旨，但也足夠說明日人對菲島窺視之久及其侵華用心之深。

歐戰告終以後，直至近年允准菲島獨立以前，日人對於菲島，依然使用兩大法寶——「亞洲人」之「亞洲」與「解放有色人種」的口號。極力鼓動菲人反美，冀促其爆發獨立戰爭。在美國批准「菲島至一九四六年完全獨立」的法案時，日人且曾極力策助菲獨立運動的急進派拉摩斯（Benigno Ramos）所領導的沙克拉黨（Sakdalists）訴苦黨，要求即時完全獨立。該黨於一九三五年在菲島各地，大舉暴動，亦係日人所策使。拉摩斯與日軍閥及浪人素有聯絡，彼於事敗後匿居日本，經美國要求日方將其交出時，日當局一面表示拒絕，同時卻又宣告拉摩斯失蹤。當時，美國軍警並在馬尼刺日僑寓中搜出大批軍火，經訊明確與菲島暴動有關，而日本輿論也直供不諱，聲言該國援助菲人的獨立運動，實為「義舉」。

沙克拉黨暴動失敗後，日人又轉向非獨立運動之溫和派要人——國民黨首領奎松總統，暗送秋波，並逐漸伸展其侵略的魔手，以籠絡菲島獨立政府的一般上層人物。奎松對日人原無惡感，而其智囊團——親信顧問們，

且多為親日分子。菲島一般愛國人士，近年鑒於日人勢力之猛侵，菲島常大聲疾呼，促其全國注意，但奎松總統的親信顧問們，始終保守沉默，顯係左袒日人。當菲獨立政府成立時，其農商部因鑒於輿論責難政府之對日僑過事寬容，爰擬收回日人在納卯非法取得的土地（違反現行法令者），總統奎松卻加以干涉，諭令該部在彼親往納卯視察以前，不得有所措施。一九三六年春夏，奎松果兩度視察納卯，惟因接到該地日農戶的申辯書及來自東京的牒文，於歸抵馬尼刺後發表聲明，竟謂納卯的日人問題，並不重要。去年美國當局決定以三萬名德籍猶太難民移往民達諾島墾植，原兼有防範日人勢力膨脹的用意，奎松總統雖未便公然反對，卻下令限制此等猶太人，不得經營與日僑利益相衝突的事業。

菲島因曾久受西班牙的統治，故現時菲島上流人士中出自西班牙人血統者頗眾，而西籍僑民，在菲經濟上佔雄厚勢力者亦復不少。因「血濃於水」的關係，混有西班牙人血液的菲人，與純粹西國僑民，極為接近。例如奎松總統乃出自西班牙血統的菲人，而他之在菲獲得政治地位，便多得力於西國富僑的贊助。自德義日「反共軸心」成立後，日人即利用軸心國與西班牙內戰的關係，對菲島西國資本家，大事威嚇與誘騙，使之援助日人對菲島政治經濟的侵略，獲得不少的便利。至奎松及一般西班牙系的菲島官民，近年之對日寬容，並干涉華僑之愛國運動，亦不外受此影響。

近年以來，日人更不惜以巨款收買菲國會議員，致菲國會中每將議決要案時，即有若干議員向東京頻送秋波，暗通聲氣。據美菲兩國較有遠見的人士觀察，菲島於一九四六年完全獨立後，日本無須先派艦隊入菲，再要求菲島讓其宗主權與日政府。因「日本信用放款公司」正以四分之一的資金津貼菲國會中四分之一的「律師議員」，使造成東方的「蘇臺黨」為日本利益而奮鬥。一俟時機成熟，只須一位號稱大使的日人一聲號令，即能使菲島容納日本的任何要求，大可不必使用武力。關於日僑違法收買或轉租土地等糾紛，亦常由此等非籍律師代為申辯，彼輩因貪圖日人的賄賂，或任日人所經營各大公司的「法律顧問」，以獲取報酬，故皆甘受日人的支配或役使。

美國著名記者約翰根室所著亞洲內幕 (Trade Asia) 中，於波及菲律賓和奎松時，曾特別指出日人對菲島的政治進攻已達到嚴重的階段；他說：「吾人最低限度應承認一事，如菲島實行獨立後，奎松總統必對日本極力遷就」這就是說：如果美國勢力自菲島撤退，日人便可成爲菲島的新主人，而出而支配一切！

## 五 日人對菲島的軍事陰謀

自日本奪我琉球謀我臺灣時起，其南侵的陰謀，即已隨之暴露；而菲島地近臺灣，尤首當日人南侵之衝，所以當時統治該地的西班牙人，曾深以爲慮。一八九四年冬，東京馬德里阿設略 (Ateneo) 學會，曾在政治家莫勒 (Moret) 之指示下，舉行特別會議，專門討論「防日」方略；此後，西國的報紙，且屢傳日人侵入菲島的消息，尤有談虎色變之概。

菲島變成美領以後，其第一次感受日本的重大威脅，乃一九一四年日軍之攻佔德領「內南洋」。內南洋諸島既爲日所佔，菲島便陷於日領小笠原羣島琉球臺灣與內南洋之包圍中，在戰略上處於不利的形勢。而且，德國統治內南洋時，係以耶普島 (Yap I.) 爲政治軍事的重心，在德國之前，西班牙統治該地時，其政治軍事的重心，係在沙班島 (Sapan I.)；而此次日海軍佔有該地後，即移其政治軍事的重心於接近菲島和婆羅洲西里伯諸地的帛琉島 (Pelau I.)，顯爲進攻內南洋（包括菲島、荷印、馬來、亞、越南等地）的準備，豈能令菲島人士高枕無憂？後來華府會議成立之「海軍條約」中規定太平洋上各島嶼，均禁止軍事設備，一概維持現況，其主要的意義不外阻止日本利用「內南洋」爲進攻「菲島、荷印、馬來、亞、澳洲」的軍事根據地。

但在一九三六年華府海約失效以前，日本早已於公開的祕密中，在內南洋建設許多海空軍的根據地，一九三七年以還，復於侵華的軍事行動之下，先後攻佔我廣州、海南島及南沙羣島中的斯巴拉萊島，對菲島和越南，構成緊密包圍的形勢，並獲得對南洋全面軍事進攻的有利地位。在這種情

狀之下，如日本欲以「力征」而得菲島，不但「可能」而且「極易」；但日人畢竟懼美國，所以對菲島雖已佔得戰略上絕對有利的地位，卻不敢遽然發動「正面」的軍事進攻！

日本對於菲島，雖不敢大張旗鼓，發動「正面」的「侵略戰爭」，但其暗中在菲島佈置「第五縱隊」，從事側面的侵襲，卻從未稍息。納卯州二萬左右的日僑中，壯年男子佔十分之七，都是日本「在鄉軍人」，散居於該州四圍的日本農園，而日人經營的農園，都是在日本官吏指導之下，依一定計劃建設而成，佈置極爲周密，一旦有事時可以立即改爲砲壘。納卯的菲人年來盛傳日人已在該州亞波山 (Apo) 森林中，潛設兵工廠，製造大量軍火；而以「走私」的伎倆，由日本祕密輸入該州的武器，其數量更大有可觀。

納卯日僑組織的團體甚多，據一九三八年某日馬尼刺公報載稱，彼等不時舉行密祕集會，服役於日僑團體或家庭的菲人，亦偶有被邀參加者。據曾經參加此等集會的菲人言，日人集會的地點時間，均係臨時通知，意在避免當地政府官員的注意。在會場中，日人競相發言，有時且論及如何使用武器，準備軍火及使用防毒面具等問題。關於此種情事，菲島當局曾以接獲密告，特派軍官數名前往實地調查，但結局並無所獲。因爲日人開會時都用日本方言，若非精通日語，決難明悉其所討論的內容；因此，他們在調查報告中，對於日人的行動，並無重要的紀述，祇說納卯的警察過少，不足以禁阻日人的活動。

在菲島的日本漁夫，多半是日海軍官兵所喬裝，他們的活動，均屬間諜兼海盜的行爲。他們不顧法律的限制，常注意於窺察軍事要塞，測量海岸形勢，探覓便於日軍登陸的地點；所以一九三八年夏期，菲島憲兵司令部特照會各州當局，請嚴密監視日漁夫的行爲。彼輩漁夫於執行間諜的任務外，並常在沿海各地殺人越貨，魚肉菲民，一如明時日寇之所爲。菲律賓羣島北端的巴達尼斯 (Batanes)，距臺灣南部僅八十英里，該地菲民迭向馬尼刺報告來自臺灣的日本漁民，往往洗劫各村莊，且無惡不作。但馬尼刺士著官吏宣稱，彼等對此事不能採取任何應付辦法，因爲「日本人或即吾等將來之主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月中旬，有菲警察數名，在巴拉溫某地檢查一雙形

跡可疑的日本漁船，竟被日漁民二百餘名圍毆，並推入海中。菲島因地廣人稀，警戒難期週密，而日人卻乘虛侵犯，無孔不入，致今日在菲島沿岸許多村鎮，日僑往往多於土著，演成喧賓奪主的形勢。

## 六 日本南侵與菲島獨立的前途

由於菲島獨立運動者的奔走呼號，加以美國糖業資本家與農業勞工之協力策應，經過長久的歲月，始於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要求美國會通過了「菲律賓獨立法」，即所謂泰丁麥克德非法案 (Tydings Mc Duffie Act)。依此法案的規定，先行成立菲律賓共和國，付以廣汎權力，但關於政府舉債、關稅移民以及外交軍事司法等事項，菲島必須承認美國的主權，至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為止。換言之，菲島到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以後，便可完全獨立 (Complete Independence)，在此時期以前，美國對菲尚保留若干重要的權力。

日本基於對菲的野心和對美國的畏懼，固渴望菲島能於一九四六年完全獨立，俾得乘機侵入，奪為己有，惟又恐美菲人士鑒於日方圖菲太急，或於中途變更菲島獨立的法案。因此，日外交當局常散布烟幕，揚言「苟美國願與日本簽訂保障菲島永為中立國，日本定樂於贊同」，並屢次聲稱「日本對菲島並無領土的野心」，冀藉此等空言而緩和美菲人士對日的警戒。其實，日本的野心，早已為美菲人士所洞悉。美國前任駐菲專員麥克奧沙將軍 (Major-General Douglas Mac Arthur) 前此在菲創立徵兵制度，每年訓練新兵四萬人，預計至一九四六年菲島有三十餘萬勁旅，足以抵抗外來的侵略，其用意即係防備日本，但菲島孤懸海上，如欲保障安全，尚須握有雄厚的海軍兵力，而菲島財力有限，卻難於同時建立大量的海陸軍。近年來遠東大局日形險惡，一般關心國防的菲人，咸願挽留美國海軍繼續警衛菲島，致於菲島完全獨立的實現，發生複雜微妙的影響。特別是這次日本對華發動全面的侵略戰爭以來，其海軍逐漸南侵，於擾我閩粵沿海各地外，

並繼續南犯我南海中的斯巴特萊島，其侵略的前鋒，直抵馬尼刺以南，更使美菲人士痛感「如不考慮「應變」的方策，將無以挽救業已陷入日本鉗形行動包中的菲島」，質言之，美菲人士在此次中日全面戰爭中，窺破了日本企圖獨佔西太平洋的野心，都想針對着這種新的局面，將菲島「獨立問題」加以新的檢討。

關於菲島獨立的再檢討，美菲兩國識者已常有所議論，或則主張菲島延緩獨立，將美菲現在的關係繼續維持至一九六一年，或則主張菲島放棄獨立的要求，而改為美國的自治領，俾長受美國海軍的保護，美菲兩國政府當局，雖未嘗明白表示重新考慮「菲島的獨立」，但菲總統奎松確有意於一九四四年將此事交由菲公民投票決定，足見其並不反對獨立問題之「再檢討」。一九三九年卸任的美國前任駐菲專員墨克勒特 (Paul V. Mc Nutt) 返抵美國後，屢於公開演講時，竭力呼籲和菲律賓保持政治的聯繫。墨氏前此代表美總統駐菲治事，頗得菲人的好感，他之坦白主張重新考慮菲島的獨立，至少可以代表美國政界的有力者及菲島若干公民的意見。

最近因日本南侵日亟，美國亦力謀增強其駐菲的兵力，海空軍紛紛調集，菲島均作萬一的準備。同時，菲政府當局亦已正式聲明，今後關於國防軍事，誓與美國切實合作。良以日本南侵愈甚，則菲島的處境益危，菲島處境愈危，則其對美的依賴愈切，而離完全獨立之日亦愈遠。目前的情勢，既如是，將來的演變亦必如是。因為美國固有一部分人們主張應於一九四六年完全退出菲島，但多數人士則不忍坐視菲島被日本奪佔，彼等主張美國如必須有所犧牲或退卻，亦應先行打敗日本。

近年日人一面狂叫「驅逐歐美人」，「解放有色人種」，「實現亞洲人之亞洲」等口號，卻同時肆行侵略，欲一舉盡佔亞洲的土地，並將東方各弱小民族，一網打盡，致使原已踏進自由獨立之途的菲律賓，因不堪其侵擾，甘願犧牲獨立而繼續仰托美國的保護。這些事實，殆已充分說明，自稱「亞洲救星」的日本，正是「亞洲民族解放」的「罪人」。